

从“毕痴来”到“皮雅次蕾”

乍见这两个名字,读者可能不明所以。但若将之与琵琶词侣和比亚兹莱这两个译名加以比较,就不难发现,“毕痴来”和“皮雅次蕾”原来是英国插画家 Aubrey Beardsley 不同的中译名,虽然后来并没流传开来。

这两个译名颇有来头,它们都出自中国现代著名诗人、学者闻一多之手。闻一多文字中首次出现 Beardsley 是 1924 年 10 月致梁实秋信,应是梁实秋来信中先写要比氏,闻才在回信中说:

Aubrey Beardsley 的画吾无间言矣。他也有文学天才,只不幸短命死矣。我记得书上讲有一次他把作品带给 Whistler 看,Whistler 惊诧之下称他为“真正的美术家”。他感激流泪,弄得 Whistler 不好意思,连讲 I mean it,Aubrey,I mean it! 因为从前他没有受人称赞过。

可见闻一多读过比氏的画和诗,评价颇高,对他的早逝也深表惋惜。但在此信中,他未译比氏中文名,仍用英文原

名,就像郁达夫在其名文《集中于(黄面志)的人物》中大写了比氏却未将其名译成中文一样。

五个月后,闻一多在又一信中通报梁实秋,在美国的“中华戏剧改进社事停顿许久,前由纽约同人讨论进行方法,公决由刊行出版物入手”。拟办的新杂志包括“戏剧”和“各种艺术”方面的文字,刊名则在《雕虫》与《河图》之间取舍,或再“慎为斟酌之”。闻一多一口气草拟了该刊前四期的目录,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冰心等名家均在约稿之列。就在这份待问世的新杂志第四期草目

中,有如下行字:毕痴来(Aubrey Beardsley) 闻一多

也就是说,闻一多打算为新杂志写一篇全面评介比氏生平 and 创作的文章,并把比氏名字译为“毕痴来”。“毕痴来”三字,似还带有一点意译的意味,因为比氏痴迷“阴森奇拔”(田汉语)的插画。遗憾的是,新杂志没办成,闻一多这篇《毕痴来》也未写成,只留下一个题目和当时未公开的译名供后来者怀想。

到了 1928 年 6 月,闻一多在《新月》第 1 卷第 4 期上发表了长篇小说《先拉飞主义》。闻一多留美学的艺术,此文是他研究英国十九世纪重要艺术团体“拉斐尔前派”(闻译为“先拉飞派”)的一篇文章,在说到“拉斐尔前派”的成就和影响时,闻一多是这样写的:

认真的讲,英国的画只算得一套文学的插图。就“先拉飞派”讲,罗瑟蒂的画是但丁的插图,韩德的是《圣经》的插图。再从全部的英国美术史看,从侯加士(Hogarth)数到白兰柯文(Brangwyn),那一个不是插图家?一个勃莱克(Blake),一个皮雅次蕾(Beardsley),两座高峰,遥遥相对,四周兀兀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山头……

虽然没有再进一步详论,闻一多在这里充分肯定比氏在英国插图史上的地位,却是再清楚不过。他又二译比氏中文名,译为“皮雅次蕾”。当时琵琶词侣这个译名已经流行,闻一多并不沿用,而仍坚持自译,耐人寻味。

四十余年之后,梁实秋在《忆新月》中,特别提到《新月》的“版型是方方的”,“大概是袭取英国的十九世纪末的著名文艺杂志 Yellow Book 的形式”。该刊“最引人注意的是多幅的 Aubrey Beards-

ley 的画,古怪夸张而又极富颓废的意味”,“志摩、一多都很喜欢它”。而今,随着闻一多两译比亚兹莱中文名史实的梳理,梁实秋所回忆的闻一多喜欢比亚兹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。

石民译《他人的酒杯》
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较有名的石姓作家,一位是石灵,另一位就是英年早逝的石民。石民(1903—1942)以新诗名,有新诗集《良夜与恶梦》行世,被誉为象征诗派的代表之一;也以翻译名,译有《巴黎之烦恼》,又是现代翻译波德莱尔的先行者之一。他担任北新书局编辑期间,与鲁迅颇多交往。鲁迅日记中出现他的名字,第一次是 1928 年 7 月 4 日,最后一次已是 1936 年 3 月 19 日了。《巴黎之烦恼》正是鲁迅推荐给生活书店才得以出版的,惜鲁迅致石民的 17 通信函均未能保存下来。

不过,石民翻译的《他人的酒杯》鲜有人关注。这本译诗集 1933 年 10 月北新书局初版,列为“黄皮丛书之六”。“黄皮丛书”一共才六种,前四种均为冰心的作品集,第五种是赵景深的散文集《小妹》。这本薄薄一百二十余页的《他人的酒杯》,收入石民翻译的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和俄国十二位诗人的三十六首诗。石民的视野是开阔的,选择也是独到的。英国选择了布拉克 S. 菲利普和西蒙斯的诗,西蒙斯是有名的《黄面志》杂志的主要诗人,石民推崇其为“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新文坛上的一位骁将”,致力于把他介绍到中国来。法国选择了波德莱尔、雷尼埃和 P. 弗尔。美国只译了朗费罗。德国也只译了海涅。俄国则译了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,古典和当代各选一位,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在《他人的酒杯》之《序言》中,石民认为“译诗最难,尤其是以我们的这种方块字来译所谓‘蟹行文’的诗。在好些场合中,这简直是不可能的”。他批评“以古典艰涩的四言诗体去译那热情奔放的拜伦”和“以轻飘飘的弹词体去译那浑朴道韵的莎士比亚或温柔敦厚的丁尼生”都不足取,都是“胡涂透顶”。他主张“译者对于原作不仅是应当求字面上的了解,尤应潜心涵泳于它的情调和节

奏,直至受其灵感,然后,仿佛按着曲谱似的,用自己的言语把它歌唱出来。这才是理想的翻译。这种翻译殆不亚于创作”。石民对自己译的诗是这样表示的:“所可自信的是,各人的诗译了出来,多少还保存着各人特有的面目,足以予读者以相当的识别。”《序言》末尾,石民画龙点睛:

昔者法国诗人缪塞有言:“我的诗并不伟大,但我是用我自己的酒杯饮酒。”年末酒迹海上,自己的酒杯几乎是废弃了。然终不能忘情于“酒”。译诗,盖是聊借“他人的酒杯”云尔。因此此五字题此小小的译诗集。

那么,就摘录 P. 弗尔的《天空充满了喜悦,正是愉快的五月》的前半部分来品尝一下石民如何聊借“他人的酒杯”中的“酒”。对这位法国现代诗人,他赞不绝口:

高出这藩篱上,海正在闪烁着,闪烁着如同一片螺钿。你巴不得往那里面去捉一捉鱼哩。天空充满了喜悦,正是愉快的五月。

海是柔软的,高出这藩篱上,是柔软的如同小孩的手掌。你很想拥抱它哩。天空充满了喜悦,正是愉快的五月。

在微风的手里,有无数发光的针,活动着,将海面缝合于这藩篱。天空充满了喜悦,正是愉快的五月。……

临了有必要指出,2020 年 7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《汉译文学序跋集》(1932—1933)失收石民《他人的酒杯》之《序言》。

郁达夫的《南海短简》

自从新的《郁达夫全集》(2007 年 11 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初版)和《郁达夫年谱》(李杭春、郁峻峰编著,2021 年 11 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初版)问世以来,郁达夫的集外佚作又陆续有所发现,我也编过郁达夫《全集补》(2016 年 12 月海曙出版社初版)。这个发现过程目前仍在继续,《南海短简》即为最新的一例。

《南海短简》1939 年 12 月 28 日刊于上海《大美报·浅草》,系郁达夫致“xx 先生”函,先依刊出稿照录如下:

十一月十一日信,前数日收到。我在这里实在忙不过,所以有许多应该做

的事情,都搁起了没有工夫做,如你寄来的大部分稿子,早已在我编的《晨星》栏于上月中登出,而剪报及转寄之事,却还未曾做到;迟几日,当一并剪下寄上。各人的稿费,已于前两星期,统统寄交宇宙风社,托陶亢德先生转交了;大约在这信到达上海之先,你们总都可以接到通知。新年又转瞬将到,希望你能为我收集些关于“这一次新年的文坛人的希望”稿寄来。

抗战势必持久,日 X 也已看到中国的天下三分,竭力想在游击区开发,乘欧战之际,发一笔横财,来替他们的疲息之师。至于傀儡新政权的树立,则很不容易。因为汪某不是弗兰哥,而一时组织傀儡军团,又不易成功。假若不在华中华南尽撤 X 兵,则伪政权对民众又无信用,有不如无。因此种种关系,所以就是到了明年元旦,傀儡亦颇不容易登台。……

弟郁达夫 十二月四日 信末的省略是原刊编者所删。郁达夫 1938 年 12 月 28 日自福州抵达新加坡,主编《星洲日报》副刊《晨星》和《繁星》。因此,一年之后写给“xx 先生”的这封信于新加坡无疑。而此信刊于上海《大美报》,信中也说到“xx 先生”向《晨星》提供了许多稿件,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个判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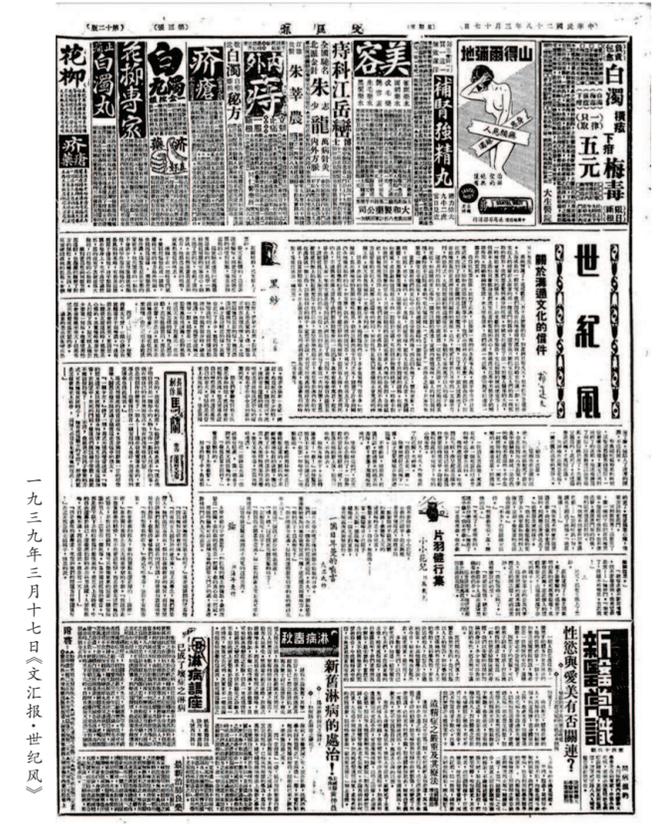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,“xx 先生”是谁?拙见非《大美报·浅草》主编柯灵莫属。柯灵 1939 年 2 月主编上海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时,就与已到新加坡的郁达夫建立了联系。已知他俩首次来往信札就以《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》为题,分别载 1939 年 2 月 28 日《星洲日报·晨星》和同年 3 月 17 日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(左图)。而郁达夫第二次致柯灵信,又以《海外通讯》为题,隐去收信人名,刊 1939 年 3 月 29 日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。《文汇报》1939 年 5 月 18 日被迫停刊后,柯灵转入《大美报》主编副刊《浅草》,收到郁达夫这封信后,故伎重演,仍隐去收信人名,以“xx 先生”代之,并冠以《南海短简》之题刊于《浅草》,也就顺理成章。

此信所写,除了希望新加坡与上海文坛加强交流,还说到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对抗战前途的预测,“弗兰哥”当指 1939 年 4 月上台的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。郁达夫认为“抗战势必持久”是很有见地的,整整八年的抗战史也完全证实了这点。而汪伪政权迟至 1940 年 3 月才正式粉墨登场,也证实了郁达夫“就是到了明年元旦,傀儡亦颇不容易登台”的预测是有根据的。《浅草》所刊此函虽非全信,已颇为难得了。

现在已知柯灵在《世纪风》《浅草》时期一共共发了三通郁达夫南洋来信,前两通早已编入《郁达夫全集》,唯独这通《南海短简》在发表八十四年后才重见天日。回想当年柯灵委托我查寻已发表的郁达夫致其信札,而今终于完成,真是感慨系之。

新文学识小录三则

陈子善



五一假期刚过,一个在南方的大学任教的朋友打来电话。他准备暑假中自驾西藏,从 G318 川藏线进藏,然后向北走 G219 新藏线,向我了解情况。去年暑假我带参加完中考的儿子毕业旅行,从北到南走过一趟新藏线。

2004 年暑假我第一次进藏,在拉萨与陌生的驴友租车去过阿里小北线和珠峰。18 年过去了,游览西藏的游客显著增多,特别是五花八门的车辆多了,自驾成了西藏旅游的主流方式。旅游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改善,进藏国道和藏内的主干道都变身为沥青路。这为进藏自驾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在七八月份的旅游旺季,游客蜂拥而至。318 国道怒江大桥上的车辆常常排成数公里的长龙,有如内地大城市的交通高峰。

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钱、很大精力甚至冒险去西藏?有人说去西藏是自虐,有人视西藏为心灵的天堂。

旅游的原动力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,每一个游客都期待途中的奇遇。单之蔷在《中国国家地理·219 国道》书前的长文中说,最聪明的旅行者的标准是“走最少的路,看最多的不同”。好奇心往往追求极致。西藏的地理、气象、人文都可以说臻于极致。这里有最高的雪山家族,最壮阔的冰川,世界级的高山大河,世上最高的公路,这个星球上最深的峡谷,最接近蓝天的红、白、黑三色的喇嘛教庙宇……哪一种景观都令人神往。

由于好奇心的驱使,人情总是倾向于喜新厌旧。传统的山水名胜留下了前人太多的足迹,似曾相识的风景难以打动人心。虽然西藏旅游已经风潮开始大众化,然而西藏地处边陲,地域广袤,道阻且长,仍然保持了相当大的新鲜度。

当地的道路和旅游设施不断改善,然而进入青藏高原仍有一定的难度和风险,对自驾者来说尤其如此。在雪域高原,滑坡、落石、塌方、洪水、雪崩、泥石流、冰雪路面等地质、天气灾害频仍,救援又难以及时到位,对自驾构成威胁。然而在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驴友眼里,艰险更衬托了美景,增添了旅途的魅力。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云:“夫夷以近,则游者众;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快感往往来自于对艰险的克服,来自身心受虐后的安然无恙。有人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高山乱石堆里发现盛开的雪莲花,喜不自胜,发视频留念。如果在一座植物园的温室里看到这样的奇花异草,那感觉就稀松平常了。219 国道上的“丙察察”在网站视频

中的出镜率甚高,此路段起点为云南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,途经察瓦龙乡,到西藏察隅县,连接着滇西与藏东南。可以说这是紧贴着怒江的悬崖上开凿的一条砂石路,以经常出状况而闻名,滑坡、落石、塌方、流沙时有发生。这条风景奇丽的超级烂路吸引了众多的自驾爱好者。

西藏地广人稀,景点分散,乘公共交通出游很不靠谱。当地的主要公路都是铺装路面,自驾方便、快捷。自驾高度个性化,给人以自由的心理体验。车厢像是沿着道路流动的观景装置,具有打开和关闭模式。你可以在喜欢的地方随意停留,从无感之处绝尘而去。自驾和骑行虽然仍以目的地为导向,然而更强调流动过程的意义,重视沿途的风景。一段风景佳胜的道路——哪怕是烂路——本身即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。如从定日县城去珠峰的 108 拐,川藏南线上的怒江 72 拐, 219 国道上的“丙察察”都是这样的路段。

我曾五次进入青藏高原,两次进藏,最近的三次都选择了自驾。去年,我开的一辆四驱的城市 SUV,临行前把四个轮胎换上带 M·S 标志的四季胎。从北京出发,经青海、新疆入藏,走无数车友神往的新藏线——G219 新疆喀什地区的叶城到西藏日喀则市的拉孜段。新藏线全长 2300 公里,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,途经四个海拔 5000 米以上的达坂,穿过阿里地区数百公里的无人区,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、空气最稀薄的公路。我们从叶城海拔 1700 米的零公里处,到海拔 5118 米的西藏北大门——泉水湖公安检查站,30 个小时里海拔高度上升了 3400 多米。路途中,不时有作为警示物的一堆堆汽车残骸闯入眼帘。很多人选择从 G318 川藏线或 G214 滇藏线入藏,可以逐渐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,然后从南至北上新藏线,降低难度。而我们还是迎难而上,充分体验在高反中爬行世界屋脊的感觉。川藏线是入藏的大众线路,风景佳,路况好,沿途服务设施较为完善。许多走川藏线的自驾车的前后挡风玻璃上都有车贴,上书“此生必驾

318”。连怒江大桥的东桥头边都被人竖了一块有这几个字的牌子。318 的高热度反而是一些车友另辟蹊径入藏的原因之一。

我喜欢看西藏的风景,也留意看风景的人和他们的车。和很多人一样,我原以为自驾西藏的车子起码需要四驱车,最好是硬派越野。其实不然。行驶西藏的自驾车不仅有小排量的两驱车,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机动的甚至非机动的车辆:房车,摩托车,机动三轮车,自行车,电动轮椅,手推车,等等。在珠峰自然保护区佩枯错北岸的停车场上,我还看到一辆由泰山牌大拖拉机改造的房车。

为多了解当地的交通信息,我去年进藏前有时翻看微信视频。可能是网站记住了个人的偏好,我回京后登录视频网站,常看到西藏行车特别是事故的视频。于是知道了更多自驾或骑行的人的旅行经历和动机。

“披荆斩棘的骑士”视频号的主人是一个自驾的文艺女青年,她在返程途中,用散文诗般的语言诉说了她独行西藏的人生感悟:“这是我一个人旅行的第三个月,西藏线或 G214 滇藏线高原充满了不舍,但我知道我该回家了。故土空洞的房间并没有人为我亮起一盏灯,但我依然知道那是我的故乡,是人生终要回去的归宿。再次路过那处,她荡漾着璀璨的绿色,我们彼此相拥、相逢即是离别,或许这就是江湖。我猜是怒江感受到了我急切回家的心情,途经 318 路段,经常下碎石雨而堵车的怒江七十二拐,变得通畅无比。……一路偶遇的朝拜者让我明白,信仰是心灵的寄托,更是向善的力量。雪山下热情好客的藏族朋友,山前融化的冰川水,弯弯曲绕的盘山路,看似荒凉却写满故事的山丘,还有那些茫茫白雪中翻过的一座又一座的垭口,它们不仅拥有高原独有的地貌,也是最接近太阳与风的地方。我的脸被紫外线灼伤,我的皮肤干裂痛痒,可那又怎样,终归是皮囊,我的灵魂丈量了这片高原一步两步便可抵达的天堂……古人说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而我在水边长大,山中明心,于是悟出

了豁达。”女“骑士”的独白大约可代表部分具有文艺气质的青年游客的心声,他们满怀激情,认真观察,用心体验,从中发现自我和感悟人生。

你可能想象不到的,还有骑共享单车独自穿过西藏的游客。一个 17 岁的少年,在出发地成都扫了一辆共享单车,到拉萨,再走 G219 新藏线穿过阿里无人区,骑至新疆帕米尔高原的盘龙古道。他骑行 52 天,一个月付租金 18 元,计划在满 18 岁时骑完 5000 公里。他的脸晒伤了,像高原上的小伙子,黑里透红,头发乱得像草鸡窝。他一路住帐篷。认为如果装备太好了,没有什么体验感。一顶帐篷,一个睡袋,几件衣服,雨衣雨裤,其余的什么都没有。自行车的前胎已经磨破两处。他说这条路比较刺激,很过瘾。现场的台湾采访者问,这条路有狼出没,你不怕?小伙子回答:我运气不好,一路上没有遇见。当初是想 G219 上有狼出没,才瞒着父母出门的。一路上,我最怕的是别人把自己的单车扫走了。完成旅行计划后,我就是成年人了,我要回家,然后去当兵。我就是要去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!采访结束,他快速骑上车,风也似地飘上了山谷里的公路,明黄色的背包像是一面青春的旗帜。看完这

段“vlog 博主:台湾帅玛莎”的微信视频,我不禁落泪,也许是家里也有这么大喜欢骑行的小伙子的缘故吧。

这是一类自我考验、自我超越型的游客,道路、山水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方法。在他们看来,有狼的风景,方可显示英雄本色。

近年来,西藏的道路上多了一种车型——手推车。一个 56 岁的男子,穿皮衣,戴着火车头帽子和太阳镜,在 109 国道从南向北推车行走。傍晚八九点钟,天光尚亮,快到唐古拉山口海拔 4900 米的无人区了。车看起来破破烂烂,是自己组装加长的。车主带着四条半大的黄狗,人和狗都是每天两顿饭,狗们一顿需要一盆食。它们不见荤不吃,主人有时自己不吃,也不愿让一路相伴的狗挨饿。周围的山地残雪片片,黑白相间,像花脸雪糕。他从广州出发,已经走了 500 多天。他要经过内蒙,前往此行的终点——漠河的北极村,前方还有 5000 多公里的行程。他问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,自己将在 2024 年春节前走完全程。拍摄者问他此行的初衷,答曰:“好奇,喜欢玩。”

去年出发去西藏前,我到 4S 店做长途车检。接待人员调侃式地笑着问,那么多人去西藏,西藏到底有啥好

为什么要去西藏旅游

黄开发

呵?我笑着,一个人除了工作,总要有点儿别的爱好吧。我的工作特点是天天趴桌子,所以休息的时候不爱下棋、搓麻,喜欢多动一动,看外面的风景。以后如有人再问类似的问题,我准备一律回答:“好奇,喜欢玩。”

去西藏的游客各有各的动机,很难分门别类。以上只是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实例,大概有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吧。每人的动机也不会是单一的,总会有意无意地带有其他方面的考量。在那个 17 岁的少年和 56 岁的中年之间,虽然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,似乎仍可以找见类似的情怀。笼统一点看,也不难发现游客们一些共通的心理倾向。不少视频的背景音乐选择了许巍的老歌《蓝莲花》,特别是开头的一句频繁地响起。在林芝色季拉山观景台前的停车场上,一个车队在出发前一起唱这支歌。歌词云:“没有什么能够阻挡/你对自由的向往/天马行空的生涯/你的心了无牵挂/穿过幽暗的岁月/也曾感到彷徨/当你低头的瞬间/才发觉脚下的路/心中那自由的世界/如此的清澈高远/盛开着永不凋零/蓝莲花……”我喜欢许巍 2002 年一个现场演唱版,没有前奏,直截了当,当开头的一句“没有什么能够阻挡”快唱完时,配乐涌入,形成主旋律。没有激昂慷慨,却有一种走向自由世界的深沉执着的力量。据说这是一支致敬安徒生的歌,很多车友选择它来表达的心情,或多或少地把旅游视为自由的象征。

旅游是对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的疏离,可以暂时解脱现实的羁绊,自由地选择。也许在广袤无垠、多姿多彩而又面临风险的雪域高原,最能驰骋不羁的心情。



上图:拖拉机改造的房车 左图:雨中的珠峰 108 拐